



毛泽东没有自己的书法「宣言」，没有或者来不及写出他的书法思想，但毛泽东却在那里探索着，在书法艺术的园地里耕耘着，他以他的汗水，以他聪颖的心智，以他上下求索的苦恋精神，以他对书法艺术之峰百般冲刺的斗志，在那里实践着。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上，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在书法王国建立了一座丰碑，垒起了一架高山。毛泽东是不朽的，毛泽东思想是不朽的，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也是不朽的。

毛泽东——二十世纪的一代书家！

书法家毛泽东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62331

书 家 毛 泽 东

李树庭 王跃 谢柳青 王利民等编著



200628311

样本书

[湘]新登字002号



书家毛泽东

李树庭 王 跃 谢柳青 王利民等编著

责任编辑：谢柳青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4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3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68.5

印数：6,001—8,500

ISBN 7-5404-1295-X

精装：J · 156 定 价：12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并负责调换

(厂址：长沙市韶山路158号 邮编：410004)

毛泽东是不朽的

毛泽东思想是不朽的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也是不朽的

书家毛泽东

—代序

毛 字。

毛泽东，一个注定了历史必须大写的名字

不止是为了本文的写作，我们曾遍访社会的各个阶层，诗人、学者、工人、农民，还有白发苍苍的元帅、将军，城府极深的考据家和思辨者，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佩服已故的这位时代巨子，称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理论家、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诗人、伟大的历史学家、伟大的军中统帅和人民领袖！

1976年10月6日，这是所有的中国人民（包括我们的后人们）都断然要记住的日子

子，在这一天的〇时一〇分，一颗硕大的星在东方的夜空中陨落了。当神秘的紫禁城里第一声惊恐而压抑的低泣传出后，6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子民们——不管是两鬓飞霜的持杖老者，还是黄发垂髫的咿呀稚子，不管是深院大宅里的名流哲人，还是高墙电网后的苦囚要犯，他们的眼泪都汨汨地从心田流出，他们的哭声伴着撕心的哀乐回荡在山之巅、海之角。

生前，毛泽东在他的《沁园春·雪》里曾不无睨视地称说过让世人惊骇的如许话语：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的意志就是亿万中国人的意志，毛泽东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是亿万中国人的共识。如果说，生前人们对于毛泽东的崇拜也许不排除领袖的威望和权势等因素从而难以检验出其影响系数的话，则毛泽东的去世那山河同泣，十亿人同悲的悲壮画面，永载了几代人的虔诚。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最大的葬礼，也是世界葬礼簿上将永不二见的天鹅之载！

借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的话，『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这实在不是一种献媚的预言，难道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吗？由八十年代末所勃兴席卷中国大陆每一个角落的毛泽东热，不正说明了伟人长逝的空白所遗下的影响之巨吗？寻找毛泽东不止是寻找失去的岁月，不止是寻找伟人当年的身影，而是寻找伟人当年留下的巨大精神财富和今日可能再一次创造出如许巨大财富的精神巨人。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
也必将会产生出新一代巨人的时代。

那么，具有什么样大德大义的人才称得上是巨人？具有什么样素质才能的人才算得上伟

大领袖？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中继续说道：“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的研究的……”为全中国几亿人民甚至世界政界领袖所称之为“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诗人”的毛泽东，他的“研究”范围和深度，肯定是由各个“领域”所公认的，否则，他便不可能得到这么多的桂冠，即便生前得到，生后也会为人褫脱的。然而，毛泽东这一切，恰恰是他去世后一次次被人所嘉冕的，而且，随着毛泽东研究的深入，人们将会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评价他。

1986年3月，当笔者在中南海的某一去处第一次欣赏到毛泽东着意手书的某一诗词真迹时，完全被那一种雄浑豪放、神采飞扬的气韵所打动，就象当年有人见到毛泽东而激动得双腿发颤一样，我几乎是捂着跳动的心口把玩主人出示的那一真迹的。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在研究毛泽东书法了，甚至在三十年代就有人在着意收集毛泽东的墨迹。便是笔者自己，这些年来也不止一次在有关的学术会议上提到过毛泽东对于书法艺术的贡献。或许人的认识都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渐变到遽变的过程吧，总之这一次对毛泽东诗墨真迹的品赏，使笔者对毛泽东在书法领域的贡献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在那个典雅而安谧的客厅里，我那冲口而出的内心的赞叹让墨迹的持有人更感到所藏的珍贵：

书法家毛泽东！

是吗？真是一代书法大家吗？
这是无庸置疑的。

(一)

让我们来共同翻阅毛泽东书法作品的历史册页吧。

这是一片龙蛇飞走的天地，是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

目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墨迹有《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诗词墨迹》、《毛泽东诗词墨迹（续编）》等。品赏毛泽东的这些手书墨迹，徜徉在毛泽东的书艺世界里，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意想浮游，目不暇接。时而飞临仙界，翩翩欲舞；时而游走险石，波诡云谲。时而群玉之山留连，有满目琳琅之感，时而山荫道上漫步，得山鸣鸟应之乐。诚如汉代大书家蔡邕论及书法艺术的形象再现性时所云：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笔论》）气象万千，灵气飞动！

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然后才是诗人、是书家。正因为如此，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毛泽东的书法成就和魅力才有别于其它的众多书家，具有他人无可比拟的倾海之气。

还是在毛泽东的力量式微的三十年代，尚在江西和福建作调查的毛泽东在别人惊异于他为何对「文房四宝」特别的有情有意时，他曾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我的「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

这当然十足地是一句玩笑语，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又确乎败在毛泽东的笔墨手令之下，

这又实在是一种事实。

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万里长征后，紧接着又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从陕北出发，渡河东征，奔赴抗日前线。就在这个时候，他填写了《沁园春·雪》一词。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蒋介石却决心发动反革命内战。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将写成近十年的《沁园春·雪》咏雪词赠与柳亚子，并在重庆发表。

现刊之于《毛主席诗词墨迹》（续编）中的《沁园春·雪》（P269）手迹，当年在重庆的发表所引起的轰动和这一诗墨雄浑劲健的书风所倾倒的万千墨友，除了拉开毛泽东的正义之师和蒋介石军队决战的总帷幕外，也宣示了「风流人物」和「只识弯弓」者的分野。

这是一篇谋章布白独出机杼的诗墨，整幅作品豪气吞海，雄峻超逸。纵观全貌，戈戟森然，如旌旗猎猎。

毛泽东的此幅作品，以行楷书写，运用中锋和侧锋，表现出一种凌空之势，飞动飘逸之感。字形取倚斜之姿，左放右敛，左抑右扬。全篇由「北国风光」起笔，顺气韵结体排列，峰岳叠起，目不暇接。「万里雪飘」以后，意韵飘然，情感迭宕起伏。「望长」二字，似由波峰迭入谷底，复「城」字跃起，由是以下，大珠小珠弹跃，笔意舒放，潇洒飘逸。其中「山舞银蛇」之「舞」、「万里雪飘」之「飘」，更内涵了一种劲力，似可感其猎猎之势。「江山如此多娇」，句号以后，书者留空布白，蓄势避让，「折腰」以下，突然崖断万丈，笔走谷底。字体大小殊异，行线无你无他，笔墨飞动，意放神弛。无序有序，新颖中透出几分奇特；忽藏忽露，墨线里显出几多风情。书者由右而左，将「飘」、「舞」、「原」、「

『欲』、『娆』、『数』、『腰』、『风』、『骄』、『雕』、『朝』等字错杂其间，斜而又无倾覆，增动增势，别具风姿，让人读之而胸襟大开，精神一振。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这幅诗墨以其磅礴之气，当年震动了山城，也震动了全国各界。这首诗是毛泽东的代表作之一，这一墨迹无疑也是如此。在他的书风形成时期，这是一幅书写形式与书写内容完美统一的扛鼎之作。

如果说，作为政治家诗墨的《沁园春·雪》的艺术之力打动了重庆各界的心旌，那么，四年后，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以其大智大勇所导演的渡江之役的胜利，和因此而酿就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则彻底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这是一首史诗。当人民解放军总部一声令下，雄师百万，舳舻千里，弩箭齐发，真是锐不可当呵！那么，毛泽东在书写这一史诗时是如何地运毫落笔的呢？

这里，我们不妨先宕开一笔。

唐代书家孙过庭在他的《书谱》中谈及艺术形象与书家的创作特点和经验时说：『信可謂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豪芒。』

又说：

苟知其术，适可兼通，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寄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

我们所见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P345)的六行行草诗墨，疑非草稿，应是眷写稿，起毫运笔，极是流畅，没有因思维而停笔的痕迹，当是日后的所书。

从诗意理解，「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是几多壮丽的一个历史事件，所遣「虎踞龙盘」、「天翻地覆」一类词组，均有极大的容量，让人生出剑戟寒光，撕杀震耳的感慨。书写此词，当以金钩铁爪落笔，方能一抒胸中豪气。

然则毛泽东「规矩寄于胸襟」，一反平素侧锋的运用，行笔，圆劲激越，将「钟山风雨」的功力，内化于毫端，顿挫郁勃，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笔势流畅，雍容大度，点画钩撇之从容宁静，仿有一智者于悠闲之日笑忆当年烽火，让人感悟出人雄灵智之力。整幅作品，用笔圆劲，章法自然，气平字丽，自信自豪之情，溢于点画之中，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墨色浓润，结体舒放，深得怀素笔意之三昧。

(二)

论及中国的书史，恐怕不能不提如张旭、颜真卿之大家者。张旭其人，嗜酒如命，每饮必醉，每醉必狂，其醉后书墨，乃为狂草，是为个性使然。颜鲁公其性刚烈，他一生坚决维护唐王朝中央集权和全国的统一。先后同分裂叛乱势力安禄山等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终于以身殉国。他的忠贞气节与刚正坚毅的精神境界在他的书墨里得到了形象化的表露，那圆劲激越的笔势，那开阔豪宕的气概，一现了颜鲁公的刚烈……

然则毛泽东的书艺性格何在？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在他的诗作里，有缠绵如梦的篇什：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却找不出一首「怒目金刚」的「烈

诗」。毛泽东的诗，更多的象一位哲人在思考，象一位边塞诗人在沉吟。如果有所谓诗人的性格的话，那便是既充满人伦温情，又充满了反抗精神！

那么，贯穿在毛泽东墨迹的点线之间的是否也有着这二重的组合？

回答是肯定的。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大部分日子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在那里，他与众多的表兄表弟同劳动游戏，同读书识字，情同手足。因为这一特殊的关系，他对于外婆家的一切都十分的依恋。1949年10月，刚刚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后不久，他收到了寄自棠佳阁的一封来信，信是表兄文二十阿公文南松写的。毛泽东接信后，「极为高兴」，这是建国后他收到的第一封外家兄弟的来信。毛泽东润笔挥毫，随即复信一封

(P383)。

这是一封横式〇行书，共35字。墨色飘逸，其「极为高兴」之情，充溢于点线之间，全书一气呵成，格局优美，气韵生动，完美统一的书信内容和书写形成，表现了毛泽东对于外家润泽之情的感念，对于人伦亲情的怀想和体悟。明代书法家祝枝山在谈及书家的情绪与书作的影响时说：「情之喜怒哀乐，各有分數：喜則氣和而字舒，怒則氣粗而字險，哀則氣郁而字斂，樂則氣平而字麗。情有輕重，則字之斂舒險麗，亦有淺深，變化無窮。」

但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正象他的卫士们在回答人们关于毛泽东的最大性格特点时所说的：挑战，迎接挑战。

从少年时代对父命的反抗开始，到老来不顾劝阻而要畅游万里长江，毛泽东无时不在以那勇猛的精神在迎接挑战。同样，在书法领域，他从来就不墨守成规，拘泥一家一体的。关

于他的书风的形成与传统的承继关系，下面我们将专节提及。这里要说的是，他那种挑战精神，他那种反抗意识，是怎样在他的书作中体现出来的。

我们不会忘记这么一幅题词，那是1942年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30周年所题写的内容就是『准备反攻』(P196)四个字。

这是一幅竖式书作。『准备反攻』占一行，落款占一行。字体取斜倚姿式，『准备』二字为繁体，『准』字上部笔力收束蓄势，下部一横，似出于千里之远，如长阵直入托起上部，予人以巨擘擎天之感。『备』字紧承『准』字笔意，将单人旁顺势向左滑下，两笔之间，有游丝连绵，状若凌空而下，笔距千里。右部角框开张，挺立潇洒，框内舒张，笔势腾让，大有胸中雄兵百万之势。紧接着『反』字形体收缩，但长撇如剑如戟，钩锋凌厉，跃跃欲试。最后一个『攻』字，左部『工』字夸张，直撑地面，轻重疾涩，尽得其妙。『工』旁第三笔如逆水撑船，笔力劲健，由下而上，直指云天，与『文』相接，将题旨悉数展现。『攻』字最后一笔，倔犟地向上一挑，其盈天豪气，令人过目不忘。——可以说，毛泽东个人那种进取和挑战精神与性格，在此一题墨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反映。

当然，书法作品的本身不是宣言书，由于那种特殊的字体书风的承继关系，我们很难指说哪一字的哪一笔表现了什么性格，什么精神，但不必怀疑的是，创作心境和性格对书风的形成，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的。有关毛泽东性格特点在书作中的表现这一命题，是值得我们书法研究工作者去赏玩，去把握的。

(三)

黄炎培的电话又来了，还是催问那卷王羲之真迹的。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一职，似乎有较多的时间可以自己安排了，这时，毛泽东得知国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处有一本王羲之真迹，便借了过来，说好一个月归还。这一个月里，毛泽东一有空，便展卷赏玩，真可谓爱不释手。据他身边的卫士回忆，「常看见他对着墨迹琢磨，有时也抓起笔来对着练。」「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毕竟是晋人真迹，太过珍贵，借出刚一周，黄炎培的电话打到毛泽东的卫士值班室。也同样觉得王羲之真迹珍贵的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一个月的约定时间，对于黄炎培的「逼债」不免有些愠恼：「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如是这般，足足把玩了一个月，毛泽东才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并嘱咐卫士「零点前必须送到。」

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计时计到了「零点前」，足见他对王羲之墨迹的珍爱，对于历代书帖书艺的重视。正是因为毛泽东的这番执着，才有了他书艺的不断精进、书风的不断深化，最后取得了自成一家，书艺造极的成果。

谁都不可能生下来就是个书家。

毛泽东也是如此。

虽然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他最早的那个还书条(PI0)，其笔墨已见功力，但已经是他在

16岁的墨迹了，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断断续续在南岸、关公桥、桥头湾、井湾里、乌龟井、蔡家唐等地私塾就读多年。所从塾师邹春培、毛润生、毛宇居、毛简臣、周少希、毛麓钟等人，均有相当翰墨功夫。这段时间里，在塾师们的严教，特别是毛润生、周少希的具体悉心指导下，少年毛泽东对毛笔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致力于书法练习，他初学欧阳洵，后改学钱南园，日有所进，时得先生褒赏。

1910年秋，毛泽东负囊来到湘乡县东山学校求学，因毛泽东是湘潭人，入学时颇费了些周折，在后来的一次作文中，毛泽东就国文老师谭咏春所出的《宋襄公论》一题，以工整秀丽的小楷书就全文，其笔法独特，见解之不同于流俗，让众人惊异。谭咏春在卷面上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如是“仙骨”之赞，当然也包括了那一笔秀丽的楷书。据载，在东山学堂，当时毛泽东的行楷就被称为全校“两绝”之一（《真善美》1980年合刊号）。

这以后，毛泽东便来到了长沙，进入了闻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这是一所学风甚浓、对学生学业要求极严的学校，仅书法习字一科，即有多项具体规定。在这里，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方维夏、王季范等一批国学功底颇厚的教员，他们在学业上对学生要求严格，都是颇得学识门道的，即以要求学生“宜习隋碑”一事为例，便可见出其渊深功底。因为“隋碑”上承六朝之精妙，下开唐代之风仪，承先启后，通古今之变。毛泽东在此学习的几年，由于颇得书道，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并对他今后在书艺上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烟雨莽苍苍，铁马秋风，毛泽东从一师走出，便走上了革命大道。以后他转战南北，井

冈山、长征道……陕北窑洞的油灯，映照着毛泽东削瘦的身影，也记下了他苦练书法的故事。

陈昌奉曾经是毛泽东红军时期的警卫员，据他说，不管斗争有多么的艰苦，工作是如何的繁忙，但毛泽东对警卫人员总有一个要求：『我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把「文房四宝」摆好，随时可以工作，看书学习。』在井冈山，在中央苏区或征战途中，尽管战争环境恶劣，一有空隙，毛泽东便抓紧时间练习书法。对此，他有他自己的解释：『习练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健身之法。』毛泽东曾对在书法上也有同一爱好贺子珍说：『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帖中要发挥。』

对碑帖的重视，是毛泽东在书艺上坚持日臻完美的一个重要因素。

爸爸青年时代就对书法很感兴趣，坚持天天练字。那时，他的字写得很规矩、很方正，有魏碑遗风，这为他后来书法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956年前后，爸爸请秘书能够找到的历代名人字帖、墨迹都买来，揣摩研究，

这样又学写字，又读诗文，是一举两得。

毛岸青和邵华的回忆，应是可资凭信的材料。

当然，广收书帖，那只能是解放以后的事。在这之前，由于战事繁忙，是很难如了此愿的。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和他的部队来到贵州省遵义县北的娄山关时，见一石碑，上刻有『娄山关』三个大字，毛泽东即留连良久，把玩再三，并向身边的同志们介绍了这三个字的特点和书法价值。他称赞『娄山关』三字写得苍劲，象峻峰那样挺拔屹立，运笔如飞；工匠

石刻也非常精美，匠心独运，维妙维肖。他还反复揣摩，不断用手在笔划上临摹运笔，并感叹道：『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呵！』

毛泽东对碑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多年的陈秉忱回忆，毛泽东所收碑帖之多，披阅之广，实属惊人：

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泽东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严谨而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时常阅览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带在身边）。那时，他的书法已显示出用笔恣肆，大气磅礴，形成以后变化万千的风格。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览法帖，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间，所存拓本及影本碑帖约有600多种，看过的也近400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批阅。毛泽东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诀百要领》和《草诀韵歌》等帖。（《书法》1980年第1期）。

如是广收博览，这不能不给他的书体的形式和演变造成深刻影响。正因为他有这种孜孜不倦的探求精神，才形成了他独具一格的『毛体』书法。

（四）

这是一封毛泽东1958年给田家英的信（P709），信文不长，我们不妨全文抄之于此：

田家英同志：